



盐城有一条古老的盐河

故乡的血脉

故乡的三仓河,悠悠淌过岁月的河床。它蜿蜒在故土的版图,更深植于我的血脉——是滋养生命、沉淀记忆、塑我灵魂的源头活水。

三仓河,因流经之地得名。它的“今生”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疏浚。这条东西延展的水道,宛如灵动的玉带,镶嵌在苏中平原。西端,电力抽水站与船闸如沉默的枢纽,勾连里下河水网与黄海水系,引长江清波,滋养堤东沃野;河水奔涌向东,直至汇入苍茫。巍巍堤闸屹立,抵御咸涩海潮,守护堤内阡陌安宁。这条几乎与我同龄的河,自此肩负贯通东台东西的重任,成为灌溉、排涝、行舟的命脉——故乡大地新生的血脉。

这条新生的血脉,流经家门,也流进了我的童年。那时,宽阔的河面在我眼中浩瀚如海,令人敬畏。直到在池塘学会“凫水”,才敢亲近它的肌肤。夏日的河畔,挥霍着无尽的欢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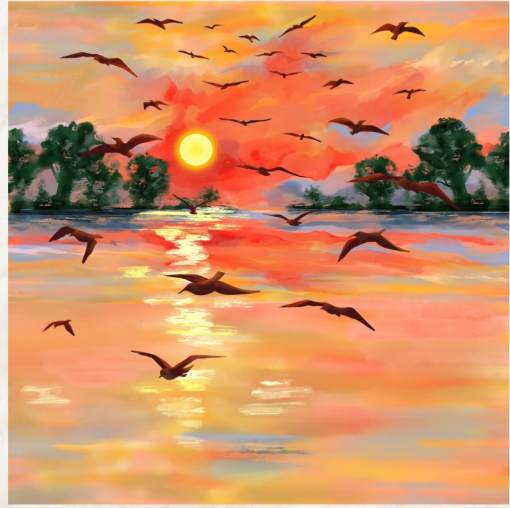
疏浚堆积的淤沙围堤,成了野桑、刺槐、楝树的乐园。刺槐花开时,串串白花垂坠如雪色珠帘;我们穿梭林间,将花串挂颈簪发,衣兜塞满清香,整个人都浸透了甜丝丝的气息。桑葚红得发紫时,忙着与鸟雀争食,嘴角掌心的紫红印迹,成了童年最鲜活的印章。盛夏攀上高大的楝树,在浓荫里听蝉鸣聒噪,看阳光筛下跃动光斑。那时天真地以为,这无忧的河水会永远流淌,载着永不褪色的夏天。不知不觉间,它已悄然融入我的血脉,成为生命底色中不可剥离的一笔。

河畔的“婆儿头”,浸润着更为古老的“前世”传说。相传洪荒巨变,一位婆儿藏身破缸得以幸存,成为这片土地的始祖。这瑰丽传说,凝结着祖辈对生命起源的敬畏。

传说承载着集体的记忆,而流淌的河水,更铭记着近世的烽火与温情。外婆的讲述,为三仓河注入了滚烫的精神烙印。她忆起新四军途经时,乡亲们拆下自家门板,连夜搭起浮桥助战士渡河的往事。母亲年幼时,曾随外婆在婆儿头隐秘处,照料余光茂夫妇的女儿。一日,反动派突袭搜捕。千钧一发,外婆怀抱襁褓(余团长的孩子),牵着七岁的母亲,在乡亲掩护下划船逃往南岸。茫茫荒滩,枯草瑟瑟。追兵迫近,万般无奈,外婆只得将母亲藏进深草丛中,自己抱着孩子继续奔逃。反动派追至河边不见人影,竟丧心病狂纵火烧荒!烈焰腾空,浓烟蔽日……当外婆哭喊着“我的宝贝没得啦!”(宝贝是我母亲乳名)踉跄折返,眼前唯余一片焦黑……万幸,母亲蜷缩在一条浅沟里,浑身炭黑却奇迹生还。外婆舍己为人的大义,让这条河承载了超越血缘的深情。

如今的三仓河,已换新颜。新砌石岸齐整坚固,昔日的沙围堤化作四季流转的画卷:春涌青浪,夏摇金穗,秋散果香,冬裹银装。岸边工厂林立,大棚绵延;河面货船穿梭,汽笛声声,合奏着时代的交响。岸边,孩子们举着手机专注地捕捉风景,屏幕的光芒映亮他们好奇的眼眸,却不再有我们当年扑进水里摸虾的野趣;拉纤的沉浑号子,消散在装卸货物的机械轰鸣里。发展的浪潮中,三仓河仍以自然血脉滋养一方土地,只是承载乡愁的方式悄然改变——那些消失的号子、远去的童年,化作心底的怅然;而崭新的繁荣图景,又让我为故土的蜕变感到欣慰。

夜深人静,常想:当月光如碎银洒落河面,那些历史的褶皱、童年的欢笑、传说的低语,是否正随水波荡漾,粼粼闪烁?无论漂泊何方,这条河,永远是我心之所系。它是生命源头的印记,是灵魂深处的港湾。它见证童年,承载先辈故事,也将映照新的星光。而我深信,那个曾在岸边追逐浪花、将整个夏天融进它不息流淌里的少年,早已成为这条血脉中,一滴永恒的水珠。



陈峰

季方成

印记的盐包,碳十四测定为乾隆时期文物,直接证实了该段河道的运盐历史。

这些细节共同构建出盐河作为“淮南盐运生命线”的立体图景,其衰落始于1855年黄河改道导致的河道淤塞,最终在清末被串场河取代主要运输功能。

东盐河与西盐河是相互呼应的内河水运网络:东盐河连接盐渎周边的古盐场,主要承担从盐滩直接转运原盐的功能;西盐河则连接着更广阔的内陆腹地,通过与周边支流的贯通,将东盐河运来的海盐进一步输送至更远的集散地。

两条河道一内一外,一近一远,共同构成了盐城早期海盐运输的“黄金通道”。

盐河在历史上早已闻名于世。据有关文字记载,明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,两淮设通、泰、淮3个盐运分公司,下辖各场均建盐仓。盐城的准盐就曾通过盐河运送到山阳(今淮安)。我小时候曾听大人讲,古时候就有运盐船,10只一个船队,浩浩荡荡从这条河经过。这与宋初官府配置运盐船10只为一“团纲”的记载不谋而合。唐朝时,仅盐城就有“盐亭”多达一百二十三所。既然到处是盐河,唯独龙冈至黄土沟的盐河名字却保留至今,成为当今盐城市唯一以盐冠名的河流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,盐河的“辉煌业绩”体现在它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上。作为海盐运输的核心枢纽,它承担的“将盐渎县的海盐运至山阳”的重任,是将盐城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联动的纽带。淮阴(古淮阴地区)地处淮河与运河交汇处,是南北水运的关键节点,盐河通过支流与淮河连通后,盐城的海盐得以经此转运至中原、江淮等广大地区,直至通过京杭大运河远销至北方。据史料记载,隋唐时期,盐城年产海盐已达数十万石,其中八成以上通过盐河运出;到了明清两朝,随着“两淮盐税甲天下”的格局形成,盐河的运输量更是达到顶峰——每日往来的运盐船只“首尾相接,帆樯蔽日”,龙冈的盐仓、黄土沟的码头常年人声鼎沸,装卸、搬运、交易的场景昼夜不息。

盐河的价值,远不止于“运盐”本

身。河道的存在带动了沿岸城镇的兴起:龙冈因“盐河之首”的区位,逐渐形成集盐仓、商号、船坞于一体的集镇,至今仍留存的“盐仓巷”“运盐码头遗址”,便是当年繁荣的见证;黄土沟作为盐河与外河的衔接点,发展成为“商贾云集”的转运重地,吸引了来自山西、安徽等地的盐商在此驻足。同时,历代官府不断对河道进行疏浚与修缮,堤坝、纤道等设施应运而生,这些工程不仅提升了盐河的运力,更改善了沿岸的灌溉条件——盐河的水不仅“运盐”,而且“养田”,两岸逐渐形成的农田与村落,让盐城从单纯的“盐产区”向“农商并举”的区域转变,而这一切的起点,正是盐河的滋养。

即便是在现代交通取代水运成为主流的今天,盐河依然以独特的方式延续着生命。欣喜的是,多年前,盐宝线航道已被《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》确定为“两纵四横”干线航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西连京杭运河,东接连申线,是与北盐河、淮入海水道、通扬线平行的又一条横向水运通道,这对加强苏北地区两条纵向水运大动脉的交流,增加江苏沿海地区向内陆辐射,带动苏中、苏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起着积极的作用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,通过以养代建的模式,实施了盐宝线航道盐城段(主要是盐河)大规模集中整治,航道通行能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。如今的盐河两岸,石块驳岸一字排开,非常醒目且壮观;经过清淤,水质已升为四级;大堤上原有的水泥路,如今改造成宽阔的沥青路面。2025年5月,江苏省发改委审查通过了《盐宝线航道整治工程盐城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的专家评审,项目按三级航道标准整治,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、桥梁工程及相关配套工程,建设工期4年,整治后可通过最大船舶达1000吨级,船舶通行等级提升3倍多,对于盐城打造区域物流枢纽、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、加快“水运江苏”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变化中的盐河,虽然不能言语,但是以它的一个侧面,见证了盐城水利建设的变化,也凝聚着盐城人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。更重要的是,盐河所承载的“务实、通达、开放”精神,早已融入盐城的基因——就像当年它将海盐送往远方,如今的盐城依然以开放的姿态连接世界,而盐河,正是这份传承最生动的象征。

这条古老的盐河,至今还在静静地流淌,带着千年的盐味,也带着新的时光。它知道,盐城人的日子正像这盐河水一样,稳稳当当,源远流长。

陈玉军

我的母亲河

在苏北平原腹地,射阳河宛如一条温润的碧玉丝带,穿越千年光阴长廊,从历史深处蜿蜒而来。漫步河岸,水面在阳光下闪烁着银鳞般的光泽,仿佛苏醒的蛟龙,从容东游入海,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与辉煌。

射阳河的源头,隐没在时光深处,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。那九曲十八弯的河道,恰似古老神话中神羊犄角划过的优美弧度。河底闪烁的金沙,被渔民们视为后羿射日时溅落的太阳碎片。这些传说早已融入沿岸土壤,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,为河流蒙上神秘而温暖的色彩。

晨曦微露,朝霞浸染粼粼水波,蒸腾的雾气随风缓缓飘散,一河流动的金缎便沐浴在梦幻光影中。芦苇叶上的露珠被镀上一层金辉,轻轻晃动,滚落水面,溅起细小的水花。不远处,丹顶鹤展开洁白的羽翼翩然掠过,划破薄雾的瞬间,在水天处留下灵动的剪影。忽然,芦苇深处传来“扑棱棱”的声响,成群的白鹭倏然惊起,洒落串串晶莹的水珠,一圈圈涟漪随之扩散,将朝霞的倒影揉成碎金。

俯身轻触河水,指尖仿佛触摸到了凝固的岁月与流动的文明。远方飘来渔人吟唱的号子,曲调苍茫悠远,传承着《诗经》“蒹葭苍苍”的空灵意境,亦蕴含着汉乐府的淳朴风韵。这些古老渔歌,早已注入河流的精髓,成为珍贵的遗存。待到夕阳西下,晚霞将河面铺成一片锦绣,归航的渔船扬起褪色的风帆,船桨划开河水的声音,惊起芦苇中的栖雁。渔歌再次响起,韵律里延续唐诗的节拍,字句间蕴藏着宋词的隽永,与漫天晚霞、点点归雁,共同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。

射阳河亘古不息,始终以宽广的胸襟,



黄河曾经流过

黄河绵延万里,浩浩荡荡,用如椽大笔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不朽的壮丽篇章。历史上的黄河历经数次改道,每一次改道都演绎着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南宋建炎二年(1128年)秋,开封留守杜充决黄河以阻金兵,黄河夺淮入海,从此云梯关外,海水让步,沙沉陆长。至清咸丰五年(1855年),黄河北徙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,历经七百多年,滨海成陆。

打开《滨海县志》,有关黄淮水患、海水倒灌、筑堤打坝的记载频频出现,字字千钧,令人唏嘘不已。如今,随着一大批重大水利工程的实施,滨海水患的水患已经解除,人民安居乐业。

黄河泥沙淤积成的陆地,盐分重,一般植物很难生长。芦苇首先扎根,为盐碱荒滩带来绿色生机。茂密的芦苇为煮海制盐提供了优质的柴火。于是,南宋嘉定七年(1214年)著名盐场天赐场建成,场区地跨黄河两岸,纵横15公里,时为两淮和海州地区最大的盐场。为了加强管理,清政府专门成立苇荡营,主管芦苇的种、收、运事务。芦苇成了沿海人民主要收入来源。直到今天,芦苇还在滨海大地沟渠洼地蓬勃生长,人们用芦苇编织各种器具。

滨海成陆主要集中在1495年黄河全流夺淮到1855年北徙山东的300多年间,陆地渐次形成,逐步有人迁来居住。不管是来自苏州阊门一带的富户还是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散民,先民们都把自己当成“屯

垦戍边”的兵,把这里当成自己永久的家园,扎根于此,厮守于此,与黄淮水患抗争,与黄海大潮抗争,与板结的盐碱地抗争,在煮海为盐的烟火中,在高亢贫瘠的土地上,在起起落落的浪潮里,为盐、为农、为渔,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。

1934年至1936年,沿海实施导淮工程,民国政府组织人工将废黄河拓宽、挖深,并改变入海口,新开挖入海河道从陆集乡竹林村起,至套子口,称中山河。

1941年,抗日民主政府建立,沿海人民在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下,在县长宋乃德的带领下,克服重重艰难险阻,修筑了90华里长的捍海大堤,保护了一方平安。

1951年11月,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全面开工,于1952年5月胜利竣工。接着滨海县又新挖了八滩渠和翻身河,有效地解决了滨海大地排灌问题。

一场场声势浩大的人工水利工程锻造出了一支“弄方土”的铁军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南等地发展先人一步,大量土方工程启动,滨海数万民工成为主力军。每年正月,一辆辆大巴满载着滨海民工下江南,一把铁锹、一辆独轮车、一个蛇皮袋是他们的标配行李。他们赢得了口碑,挣回来钞票,改变了生活。部分头脑活络的民工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买了铲土机、翻斗机、挖掘机搞起机械化作业,逐步把业务做大,成了土石方老板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

后,随着机械普及,滨海外挖土的民工逐渐减少,家家户户又开启了新的致富门道。渠南地区水网密布,水稻种植、鱼虾养殖成为主导产业,渠北地区地势高亢,小麦玉米、林果产业成为特色,沿海地区渔业生产、海盐捕捞收获颇丰。

从最初千辛万苦筑堤坝,后来千军万马修水利,再到千家万户忙致富,滨海人一直坚守着这样一种精神品格,安身立命。

大海的馈赠,有煮海而成的盐,有丰富的鱼虾贝,也有波澜壮阔的海上风光。明代兴化名儒李长科在“庙湾八景”中描绘了当年的海上风光:

东望沧溟一杯,红龙湖涌蓬莱菜。遥看众鸟冲烟下,不尽群帆蔽日来。沆漭轻疑鸥鹭泛,星斜斜指船帆开。冯夷吹破蛟龙靖,重译何年绝域回!诗中描述了庙湾东北百里之遥的大海,波涛万里,帆樯片片,海鸟飞翔,一片苍茫。而真正给这首诗作出生动注脚的是今天的盐城港滨海港区。

港口向南,越过翻身河渔港不远,就来到月亮湾景区,这里有古黄河入海口,故道中河水还在日夜流淌,直通大海,仿佛仍在延续一百多年前的河海对话。

时值仲夏,漠漠水田,秧苗青青,我感受到脚下黄土的坚实力量。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正在唱响,滨海的黄河故道没有缺席。

无私滋养着万物,哺育着两岸生灵。春汛带来丰沛水量,润泽沃野,唤醒沉睡的生灵。夏日,蛙鸣如潮,与稻香交织成丰收的前奏。秋夜,明月皎洁,蟹肥鱼丰,奉献自然的慷慨馈赠。寒冬,雪花为盐蒿滩披上银装,泥土之下,根茎正默默积蓄甘甜,静候春的召唤。

伫立射阳河特大桥极目远眺,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徐徐展开。延伸的河岸湿地勾勒出完整的生态廊道,成为丹顶鹤、白鹭等珍稀禽类的理想家园。候鸟迁徙时节,万鸟翔集,舞动出震撼人心的“鸟浪”奇景。

这条古老的河流,每道波纹都在细述往事,每朵浪花都在勾勒未来。无人机掠过田野,风力发电机的巨型叶片与千年漕运遗迹隔空对话,现代农业技术为古老耕地注入新生,在融汇往昔与现今中,连接着创新,见证着变迁。现代文明正沿着两岸蓬勃生长,跨河大桥如钢铁巨龙横跨天际,智能化深水港中巨轮穿梭,清洁能源点亮万家,如同时代的脉搏,沉稳而有力地迈向更加开阔的未来。

闲坐河畔,凝望东流之水,聆听芦苇沙沙,呼吸间萦绕着盐蒿特有的苦涩芬芳,内心的宁谧与力量油然而生。

